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四十五回 得月樓台良宵聞笛 集詞牌令秋字飛觴

卻說寶珠進來，先到留餘春山房一轉，見軟玉不在，問丫頭們，才知道還是午間和蕊珠跟柳夫人出城，望葉太夫人去了，便到惜紅軒來。婉香也不在屋裡，說往得月樓台菊儂那裡去了。寶珠見天色將晚，便趁著晚光走下山坡，打一直游廊上，到得月樓台來，見臨水卷簾點了琉璃串子燈，映著波光，就像幾條金蛇，在水面上攢動似的，便打後面走廊繞轉去，到水閣上，見面水的六扇文窗一齊開著，捲起一帶湘簾。婉香和菊儂兩個，都穿著白羅衫兒，伏在欄杆上看水裡的月影兒。寶珠換近來看，婉香見是他，因笑道：「你又逃學出來了？」寶珠嗤的一笑，便依著婉香，靠在欄杆上，看那月影子，像是一個玉鉤兒在水裡浸著。恰襯出碧藍的天，晃明的星，幾點紅燈影兒，那水便是鏡子一般，沒一點兒波瀾。菊儂手裡拿著柄紈扇兒，在身邊搖著。寶珠要來看，卻一個字也沒得，因道：「倒也清脫得很，省得把那些墨漬灑著，污了眼睛。」菊儂道：「我正要請你畫呢。什麼便推得這樣乾淨。」寶珠連連退還他道：「我不敢領教。」婉香在傍一笑，寶珠回轉頭去看他，菊儂也嗤的一笑，寶珠不懂起來，因問：「笑什麼？」菊儂叫婉香不告訴他，婉香便只是笑著不語。寶珠連道：「好姊姊告訴我，也給我笑笑。」婉香道：「你自己向鏡子裡照去。」寶珠便走到鏡屏邊一看，見紫金冠的絨球上，綴著一顆火，忙用帕子去抹，那火便掉下來，綴在衣袖上。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螢火蟲兒，剛伸手去捉，那螢火便飛起來。寶珠用帕子去甩，卻飛到窗口去了。菊儂順手用扇子一撲，卻好掉在婉香肩上，寶珠忙在那裡叫道：「嚇，姐姐，螢火兒在你肩上了，看到耳朵裡去，要吃腦子的呢。」婉香回頭，見果然在肩上閃著。剛要拿帕子去搯，寶珠早過來替他捉在手裡，向池子上擦去。那螢火卻飛起小翅膀兒，停在一朵半謝的白荷花心兒上，一閃一閃的亮著。寶珠笑道：「這正是，清世界有幾人見呢。」婉香笑了笑：「你文章有這樣熟便好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姊姊也說出這樣的迂話來，這個只有那位女學究講講的，你幾會見古來的美人講過這些迂話來。」剛說著，忽菊儂一笑。寶珠一回頭，見陸瑣琴站在背後聽他，見寶珠回過頭來，他便一笑。寶珠連連作揖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不聽這話，我是放屁呢。」菊儂在傍笑道：「這算什麼樣兒，敢是你二哥哥那裡學來的。」瑣琴一笑道：「敢是他二哥哥和你姊姊這樣來，怪道人都說他怕漱芳妹妹呢。」婉香也聽了好笑。忽寶珠道：「我現在難得和你們一塊兒玩，今晚這好天氣，咱們何不就在這裡，請姐姐妹妹，都來喝杯酒兒。可不要辜負了這好秋色。」三人說：「好。」寶珠便道：「我寫條子請去。」說著，便到書桌子上寫去，眾人看他寫道：「芳樽久空，秋思殊滿，畫閣臨水，綺窗盡開，月鈞倒映，荷風吹香，憑欄小立，飄飄乎欲仙矣。良夜景物，不敢獨居，如有願來共之。菊儂手訂。」

瑣琴笑道：「這個還是算散文，還是算駢體。」寶珠笑道：「管他呢，通便了，你要講駢文，明兒我做一篇你瞧，怕不嚇短了你的脖子。」婉香、菊儂都笑起來，便把這箋字，叫一處一處的送去看，說：「軟小姐和蕊小姐倘回來了，也請過來，太太高興，也去請一聲兒。」丫頭們答應去了，寶珠便叫把茶几搬幾張出來，擺在欄杆邊，一字兒擺了四張茶几，八張桌子，後面又擺了一排，都面著水，又叫每張茶几上，擺兩副杯箸，一架十景攢盒，因向三人道：「咱們今兒不依次坐，只把首兩座空了，留與兩位太太坐以外，便誰先來，誰坐。菊儂是主人，要一坐一坐的退讓下去，二姊姊先來，坐在第三位，我坐第四位，瑣姊姊坐第五位，菊姊姊先坐了第六位，等有人來，再坐下去。」剛說著，白素秋來了，接著美雲、綺雲也來，便依次坐定，素秋笑道：「這排場倒像看戲。」寶珠拍手道：「阿嚇，我忘了，快喊春聲館女孩子，到對面橋亭上坐著伺候去。」看這邊簷口的燈點起了，便吹起笛子來，要吹一拍停一拍的，不許連並吹下去。」丫頭們去吩咐了。一時見那橋亭上四面掛出累累的紅燈來，知道伺候著了，卻好藕香、麗雲、茜雲、賽兒都來了。寶珠便叫依次坐下，因問：「太太可回來了沒有？」麗雲道：「回來了，太太和軟姊姊他們便來。」正說著，見左首臨水走廊上，遠遠的來了幾對風燈，那火倒映在水裡，上下兩點，漸漸的移近來，到柳蔭叢裡，便不見了。一時，見許多丫頭們喧笑聲近來。見柳夫人攜著軟玉，軟玉攜著蕊珠，漱芳扶著袁夫人，一串兒進來。大家便一齊站起來，排了五個位子，讓他們坐。柳夫人便和軟玉同坐了一張茶几。袁夫人和蕊珠同坐了一張。漱芳便來和婉香坐了。各丫頭斟上酒來。柳夫人笑道：「今兒天氣倒好，你們這樣一個排場，打算怎樣玩法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且請太太乾一杯兒再講。」柳夫人便乾了，大家陪飲一杯。寶珠道：「咱們今兒共是十六個人，便可以好好的行個令兒。」眾人問：「什麼令？」寶珠道：「便我起令，有不准者，無論是誰，概罰三杯。」賽兒坐在寶珠背後笑道：「快講，我們都依你。」寶珠因指對河橋亭上道：「那邊有女孩子等著吹笛子，是一拍一拍的。咱們便依他的笛子。笛聲起了，先飛個秋字，數到誰，便喝一個門杯。先說兩個詞牌中間一句詩句，或是詞牌，末句仍用詞牌結尾，要一氣貫串借韻的。倘笛聲住了，還沒講出口，便罰三杯，交令下去，該下坐一人說。」大家都說：「好極。」寶珠便叫把簾燈都點齊了。忽一縷風來，對湖的笛子起了。寶珠飲了門杯，令道：

月下笛，隔簾聽，隔浦蓮，綠蓋舞風輕。郭郎兒近拍雙雙令。

說完，卻好笛聲住了，又說一句秋字道：「銀燭秋光冷畫屏」，一數該是後一排第一座素秋接令。素秋飲了門杯，聽笛聲又起了，因說令道：

疏簾淡月垂楊碧，秋水共長天一色，泛情波摘遍新荷葉。

眾人一齊贊好。說末句真似一塊玉生成的，合席各賀一杯。寶珠道：「我那郭郎兒近拍雙雙令，哪裡比他差些兒，快也賀我的酒。」大家都笑著不肯賀他，聽笛聲住了，便催素秋說秋字。素秋笑道：「我忘了。」便說一句「水晶簾捲近秋河。」數去該是後一排第六座茜雲接令。茜雲吃了一杯酒，不等笛聲吹起，便說令道：

畫屏秋色，金菊對芙蓉，一絲風，燭影搖紅，夢玉人引步蟾宮。

大家一齊喝采，又說秋字道：「莫度秋風吟蟋蟀。」說了這句，那笛聲才起，數去該是軟玉說。軟玉便飲了門杯，不等笛聲住了，便道：

無愁可解，青衫淚濕香羅帶，三山遠落青天外。望帝京春去也。

那笛聲住了，便飛秋字道「離人心上秋。」數去，該婉香說。婉香接令道：

湘春夜月醉菜，清風明月無錢買，捲珠簾送入我門來。

大家說結句甚好。婉香又說一句：「睡起秋聲無覓處。」該是瑣琴接令，聽那笛聲又吹起了，想一想，便隨口念道：

憶仙姿，長相思，長相思兮長相思，相思十二時。

大家一齊贊好，說：「這真是一氣貫串的了，該賀一杯。」瑣琴又說一句：「桂花涼露濕秋衣。」該是麗雲接令，麗雲也隨口念道：

珠簾捲，滿庭霜，卅字欄杆亞字牆，梢青豆葉黃。

笛聲住了，便飛了一句「楓葉荻花瑟瑟。」該是柳夫人接令。柳夫人笑道：「這個坑死我了，待我想瞧。」聽那笛子又吹起來，因道：

八節歡，慶清朝人月圓。傳言玉女勸金船，拂霓裳解佩環。

大家一齊贊好。合席各賀了一杯。柳夫人又說一句「不許秋風老鬢絲。」眾人又說好。袁夫人見輪到自己，聽笛聲住了又起，因想一想道：

十樓連苑上林春，八節長歡一寸金，憶少年步日御街行，步蟾宮瑤台第一層。

合席也賀一杯。袁夫人又說一句「好折秋花第一枝。」卻數到漱芳，寶珠笑道：「太太這詩令兒，是預告吉語，應在二嫂子上，咱們也該賀一杯。」漱芳說令道：

四圍竹，一叢花，更深月色半人家，搗練子攤破浣溪沙。

又說一句「一層紗閃幾重秋」。數到綺雲，那笛聲又起了，綺雲剛飲了門杯。忽笛聲住了，大家便笑起來，便叫罰酒，綺雲笑罵道：「怎麼只吹兩句便住了，不知誰吹的，明兒我要很很的灌他幾杯酒。」說著那笛子又吹起來。綺雲把三杯酒喝完了，那笛子又住了，婉香笑起來道：「這個真嘔死了綺妹妹。」綺雲不肯再吃。藕香道：「這個不能，他們原唱的小晏曲子。這兩句一吹的是引子，他們又不能舞弊。」綺雲只得再吃了三杯、趕忙說道：

瑣窗寒愁倚欄杆，金爐香燼漏聲殘，月上海棠。

又說一句「不知秋思落誰家」。數去該是麗雲。寶珠回頭道：「快說，仔細罰酒。」麗雲道：「我不要你管，你倒是替婉姊姊想幾個在肚裡，回來省得罰酒。」說著，笛聲起了，麗雲因笑向寶珠道：「我便借重你吧。」因指著他說道：

蝴蝶兒，好春時，知他最是關心處，東風第一枝。

說著大家都笑起來。笛聲住了。麗雲又說一句「折碎秋心不計愁。」賽兒見輪到自已了便道：

春風嫋娜，明月生南浦，夜涼獨自甚情緒，月底修簫譜。

又說了一句：「綠楊無奈到秋黃」。該蕊珠接令，蕊珠隨口說道：

上西樓，懶畫眉，問君還有幾多愁，亭前柳。

又說一句「今夕誰家秋思耗」。素秋接令，便道：

被花惱，念奴嬌，鳳凰台上憶吹簫，上西樓望海潮。

又說一句：「入秋荷葉便枯黃。」美雲聽笛聲又起，接令道：

占絳唇，荷葉杯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隔簾聽鮑老催。

大家說好。美雲又說一句：「蟋蟀秋聲處處。」藕香接令。聽笛聲未停，接說道：

新雁過妝樓，剔銀燈繡個薄羅兒，不是鴛鴦雙並頭，雪獅兒滾繡球。

大家一齊說好極了，情致委婉的很。藕香又說一句「莫放秋風到桂枝。」茜雲見又數到了，聽笛聲才住又起，便說令道：

月照梨花風入鬆，山流水擊梧桐，畫屏秋色紅窗迴，並蒂芙蓉萼紅。

眾人贊好。茜雲又說，「留得秋荷聽雨聲。」大家見月色已沉下西去。那月色照的滿身滿屋子，便請柳夫人收令。柳夫人飲了一杯，便說道：

五福降中天，瑤台聚八仙，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，醉恩仙。

大家各賀一杯，便收了令。丫頭們送上八寶飯來，各人吃了口兒，閒談一會，便漸漸散去，不知後來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萬物已隨秋氣改，一樽聊為晚涼開。